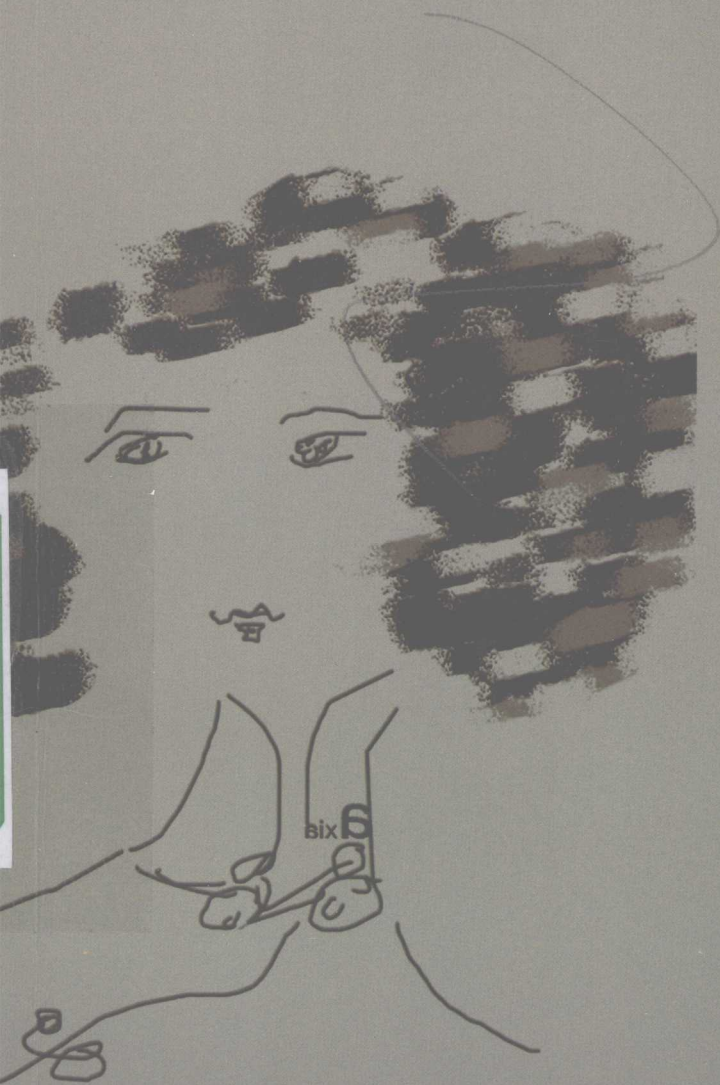


風吹浮世

● 钱红丽 著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I267.1/253

2008

風吹浮世

● 钱红丽 著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吹浮世/钱红丽著. —上海:上海远东出版社,2008
ISBN 978-7-80706-648-4

I. 风… II. 钱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18603 号

责任编辑:鲍广丽

插图:李霞

封面设计:王峥

版式设计:李如琬

风吹浮世

著者:钱红丽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200336

网址:www.ydbook.com

发行: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上海张行装订厂

版次: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 × 1240 1/32

字数:188 千字

印张:7

印数:1—5100

ISBN 978-7-80706-648-4/I·185 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021-62347733-8555

自序

这一组文字，是多年的心愿。时断时续坚持了四五年，在2007年底，终于把它们画上句号。

年前，与安庆老乡们聚会了几次，听着熟悉的家乡话，像鱼回到水中，想起曾经写下的风俗：婚礼，葬礼，手艺人，说书人……更多的，是我个人的视角，搭着记忆的梯子，一路跌跌撞撞。如今，它们大多消逝了，但，始终是我的原乡。比较庆幸自己有生活在乡村的经验，从小感受着风霜雨雪、花开草长——这些自然的律动，一直伴我，辗转迁移，即便进入城市多年，也不曾淡漠过。虽然城市文明遮蔽了很多天然的东西，但，每闭上双眼，家乡的大河、坡地、群山，总会一一浮现，甚至，稻花扬浪的五月，我都记得清楚。我的写作，与这些密不可分。

回头再看一遍这些记录，依然有感动，到底属于我个人的经历。在夜里，我默默对着电脑，慢慢检索曾经写下的这些文字，有一种知悉，不比前些年专栏写作留下的那批文字，我把它们处理掉，浅薄，浮华，没有根基——虽然它曾经给我带来过物质上的好处，一切都俱往矣。这几年，舍弃了一些东西，比如不再接专栏——当别人以“专栏作者”来定位时，我感到针刺般的难受。作为当事人，早已把这个身份给洗刷了，但别

人提起，仿佛在揭一个多年前的疤——在我看来，专栏写作，若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，那么趁早歇菜。

只是，心里始终有着另一种东西在翻涌。我不过是想重新调整自己，写一点文字，期待几年后拿出来看，仍不过时，这样才对得住这一把年龄。

接下来，是一辑“草木课”。年龄愈长，愈疏于人际交往。我的心思在花草植物上，她们是女性的，温柔，内敛，没有破坏力，让人安心。每当情绪低落，深感前途渺茫，我不会向人倾诉，但凡去到树林，静静呆一会，情绪便缓和过来；还有忍耐、坚定、沉默等诸多品质，都是从草木那里学来的。比起人来，它们给予我的更多。——也一直像对植物那样对待朋友们。更多的，我们未曾见过一面，他们都在写作，有的，比我走得更远……我们是同行者，彼此承担着自己的寂寞，惺惺相惜，互为知音。

定居合肥以来，一直学着不断地舍弃，调整自己，在一日三餐的琐碎里，适应家庭主妇的角色。但，于精神上，我选择的是，一直坐在角落里，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每当更深入静，我的世界凌风披月，激流暗涌……

2008年，是我的本命年，对于个人言，是一个心惊的年份——中年，像一匹兽，蹲在咫尺之地，我时时深感被它一口吞下去的危机。中年妇女是每一个女性都要经历的人生阶段。喜欢一句古话：人到中年万事休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：人活到这个阶段，也就不再把心思放在俗世的小益小利上，他有了更高的眼光和追求，也彻底明白，一个身体不超过一张木床，一日三餐不过需一只饭桌，把这些都看透，即所谓万事休，也就是俗事休，彻底从俗世抽身而退。人到中年，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清醒的头脑——不在做人，而在做事上。中年妇女是单纯的，把爱情历经了，家庭稳定下来，剩下的，就看她怎么面对自己。比起少女的奔放热烈，中年妇女更懂得分寸，懂得冷静退守，所以，没什么不好的。我争取做一个宁和的中年妇女，慢慢等待白发苍苍的晚年。

写作是一座山，穷尽一生，也不能把它走遍，但，视野是重要的。我不会选择宏大主题，更不会在自己的写作里牵扯上人际关系——我天生缺乏这种八面玲珑的骨头。其实，人在自然界里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比起山川河流，比起四季更迭……一直为自己不能做一个诗人而耿耿于怀，我关注的对象始终是需要抒情的——风霜雨雪，花开草长，树枯树荣……

有一辑“枕边记”，多是读书随笔。2007年下半年，再没写过这些东西，像对待专栏一样，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放弃。我需要更大的耐心、精力，以专注原创性的东西。对于读书随笔，是到此为止的挥别。

写作既非锦上添花，更非雪里送炭，它是一种较劲，自己给予自己的愁烦。一个写作者，真正需要的，是足够的自省能力和不断地开拓视野，这样便有了到此为止的及时转身。

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捧场，尤其是《低眉》的读者朋友们，正是有了你们的抬爱，才使我有信心撰写并整理出这本集子。

感谢我的责编鲍广丽女士，这是我与她的第二次合作，我们都很愉快……

还有，为这本书配插的李霞姐，且让我深鞠一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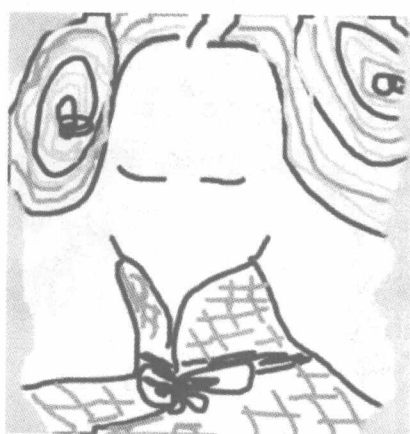
2008.1.12



目录

辑一 草木课

- 3 四君子
- 14 味道
- 16 与树为邻
- 19 添色木芙蓉
- 23 霜冷雾白
- 26 立春以后
- 29 蔷薇的合唱
- 32 盛事
- 37 桂花课
- 42 跟土在一起
- 45 可深究的日常
- 48 秋日和
- 50 秋天的栗子



辑二 风物志

- 57 哭 嫁
- 59 婚 礼
- 63 葬 礼
- 66 货 郎
- 70 相 亲
- 72 融化的幸福, 飞旋的水漂
- 75 手艺人
- 78 业已消逝的游戏
- 81 杀 猪
- 84 从方言到图书馆
- 88 画 匠
- 92 黄金的稻
- 95 甜
- 99 去往温暖的地方
- 102 冬天的事
- 105 集镇的走法
- 109 走亲戚或者其他
- 112 山芋的前世今生
- 116 我所热爱的豆腐
- 119 植物或者花朵

- 123 | 农 事
125 | 八月的安庆

辑三 枕边记

- 131 | 虚谷的猫真肥
135 | 风的画家中岛洁
138 | 邪与媚
141 | 萧红的意义
145 | 阿城的烧饼
148 | 潘玉良的两级台阶
151 | 我看鲍尔吉·原野
155 | 被呈现和被唤醒的

辑四 声声叹

- 161 | 我们家族的女性
164 | 谋生与谋心
168 | 欲回天地入扁舟





172	转 身
178	风吹浮世
183	终无言
189	独 自
191	城市的味道
194	徽州之美
200	行走浙东北
207	跋：替换与剔除

草木课 辑一

四君子

一、作为竹的一生

早晨，在雨声中醒来，躺在床上，突然想起一句诗——在我们老家那里的乡村，一般将这句诗写在门对上，不是给活人的，是给那些仙逝的老人，叫：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小时候，我常常站在五颜六色的纸屋前，望着这幅门对子发呆……那时候，农村人居的都是平房，可是，他们一律热爱扎高楼广厦给先人，那幅门对子一般贴在堂屋的门上，黑底白字，鬼气森然。如今，急欲往中年门槛里奔的我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什么才是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好通透的境界啊：人死归山，如河入海。相比起来，后两句的气势，就平了些，仿佛一种教化，跟甘肃的《读者》文风相若，没什么搞头了。王之涣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这首五言诗，千百年后，不但放在小学课本里供孩子们朗诵，而且还被我老家扎纸屋的老先生们拿来作门对子。

其实，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表达，年龄对于文字的浸润作用。王之涣的诗并不是这么解的，但，用在纸屋门对子上，这么解，就蛮合适。也是曾经，在小城的时候，有一阵，热衷收集字画。有位擅长画竹的老师送给我不止一幅竹图，他写过两个句子，当时一点也不当回

事，还自作聪明地以为，他的墨竹笔法不够。总是想当然地揣摩，人家能把最好的画无偿送人么，还不自己留着？就这么不当回事地搁在书架的缝隙处荒着。另一位画家送的红梅图，也是如此下场。我一直觉得红梅是最没有格的，那么俗艳，热烈，恨不得一把扑上去……根本不配有寒冬花开的气质。所以，来合肥，只带了一幅画，一只憨拙的小鸭子，贴在办公桌的小格子间，每天看看它，有置身乡野河流的快活。

前一阵，父母移居北京，担心家里花草树木无人照应，他们把一部分移栽至楼下空地，以承接天然雨水，不至于枯死，将空出来的几只品质优良的花盆托人捎至合肥。是白瓷青花，明朗，温润，即便不种花草，空搁在家里，也好看。一天，我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向阳台上看，远远看见白瓷花盆上一行字，然后默默有了落泪的触动：未出土时先有节，至凌云处仍虚心。这14个字，几年前，我同样在别人送我的画上看见过，当时怎么会无动于衷？如今，重见这14个汉字，简直热血上涌——我把这都归功于成长。我知道，这个花盆是叫人养竹子的。

还有谁比我更爱竹子呢？当然，这么讲，会承担被人耻笑的风险。难不成自比竹林七贤、郑板桥？其实，我不过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，讲了一句实话罢了。

合肥这座城市少见竹子。穿行于老城区的小巷，偶尔，能遇上几棵，默默守在庭院，我会高看那个庭院的主人一眼。有一阵，包河公园附近拆除一座咖啡馆，大片空地上，栖身了若干老银杏树，剩下的，应景地植了些草皮，临近徽州大道边的一块窄地，植了几丛竹子，毛茸茸的，萧瑟瑟的，捱到秋天，它们像突然想起了身世，放下端起的架子，叶子渐渐黄起来，有一些赴死的萎靡，真让人担心。每次去省图书馆，都喜欢走在它们身边，还当一件重要的事情讲给家人听。植物园里也有一片毛竹，太密，有一些发育过分的颓丧，我不喜欢。杏花公园也有几丛，终于形成不了气候，一眼望去，哪有清绝之气呢？逍遥津里也有，种在围墙边，围墙上有关公人物画，自从免费开放以

来，公园内的一点人文气息荡然无存，小孩子们蹲在三国志画像前拉便便，把那几株竹子熏得无可奈何，其无争的性情又决定了它不能喊，就一直站在那里尴尬着。

就是嘛，竹子这么高清的气质，怎么适合在城市里安家呢？它们的家应在群山壑涧边。上一次，去徽州，沿途遇见许多美丽的竹子，望着它们，不敢说话，生怕有所造次，是真的美，找不到形容词的美。竹子的美，在于雌雄同体——下半身（竿）是男性的，上半身（叶子）是女性的，集坚韧、柔媚于一身，恰好体现出无性别的美。无性别的美才是最高级的美。

竹子是拒人的，所以，它活着的时候，从不开花。不开花，就不会招蜂引蝶，用在人身上，就是对人不感兴趣。也是的，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中，人，算个P啊，干嘛要跟人打成一片？

没有哪一种树比得过竹子的气质。是清气，是悠然不群，又接近佛性，好像一个人，不大说话，但满腹经纶。这种人特别有气场，有时，甚至压人，让别人不敢贸然造次。我面对竹子，就如同面对一个人，丝毫没有造次之心，只远远地看，然后把佩服埋伏于心。

在梅兰竹菊四君子中，我们人最要向竹学习才对。一个人可以做到有节有骨，但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不一定懂得退让虚心。而“至凌云处仍虚心”，得是多么高的修为啊！这是人最要学习的地方。拥有道德良知，是一个人的根本，但谦卑自省就难了。

竹子能做到这一点。一生不张扬，无旁逸的纯粹，郁郁葱葱到凌云处。它的最后一次花开富于悲剧性，花落以后，性命终止。一生干净，骨气铮铮。在某一天，被人砍倒，它原本坚硬的身体在篾刀下逐渐变得柔软，一根竹做的扁担，可以挑起百斤的担子，一床竹席可以睡上几十年几代人。人一直与它息息相关，吃饭的筷子，切菜的砧板，蒸馒头的竹屉……当然，这些都是它们对于人类的实用性。作为树，这没有什么好稀奇的，杉木还是栋梁之材呢。

或许，人们热爱的，更多的是它的人文气质——它的细叶疏节，它的清气硬骨。陆游讲，好竹千竿翠，新泉一勺水。大狂人徐渭见到

竹，都起了虚心：竹劲由来缺祥同，画家虽巧也难工。苏东坡更不用提了，从他的诗中，可以想象，他家的房前屋后应遍布青青翠竹。不过，凭他的地位和收入，肉也是吃得起的。一个士，既拥有竹的情怀，在生活上又达到了小康水平，在宋代也是不多见的吧？

在画竹这个领域，应该首推郑板桥，他爱竹都爱到梅妻鹤子的程度，有字为证：咬定几句有用书，可忘饮食；养成数竿新生竹，直似儿孙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就上网找几幅郑画家的墨竹看看，也不知可是真的。这就是修为了，高段位的人一看即辨真假，据说是气场的关系。

这么讲，到了老年，回头再看——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，或许又有了重新认识；对于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至凌云处仍虚心”，相信也会有不同的体认。

汉字是相当压人的，它和竹子一样满腹经纶，默默伴随我们成长，而竹子的一生，永远比人的一生长。所以，我们每次看它，都是仰着头的。

二、在梅边

我养什么植物都能成活、茁壮，惟独在梅这里没有奈何。

结婚的时候，丈夫送了一棵巨大的梅树给我。当时正值隆冬，千朵万朵开得妖娆。等到开春，众芳悉数落尽，叶子三杯两杯淡盏地，又老是停在上旬的月牙上，仿佛伤着骨头似的无法舒展。我揣摩，可能是花开太盛，劲使得过头，又缺少营养补给，于是，施了一些菜籽饼。不急，再等等。一直等到盛夏，仅有的几片月牙叶索性不长了，一片片落下，折一条枝桠看看，已经彻底枯掉。仍不甘心，想着来年可能还会发青，小时候听家乡的老人说过一句成语：老树病梅。就一直把它留在花盆里荒枯着。今冬，在四周种起小白菜应景。我们也没吃着它们，全部给麻雀偷食了。

今年，公公又送一盆梅树来。生怕怠慢了，早晨喝牛奶都记得留一点给它，小心翼翼伺候着，甚至，用手把它的叶子们一片片摘下，好

腾出营养供奉花骨朵，但，转念一想，又不对了，叶枯而自落，何苦要拔叶助长？每次去看，就觉得它又像快要死的样子，小花骨朵老不见膨胀，楼下荒地中央的一棵梅树早已开得芳香四溢，更衬得我家的落落寡合，甚至，我要放弃它了。

某日重温《牡丹亭》，看杜丽娘弥离之际写给心上人的一句台词：

他年得傍蟾宫客，不在梅边在柳边。

我彻底释怀。注定与梅无缘。所以养不活它。养不活它，是因为我不懂得它。

要说苍老虬曲，究竟有什么美的呢？简直是丑。用人打比方，就是一个孤绝的人，不合群的人，偏偏顶着严寒开花——清绝自傲，在如今这个社会，是相当吃不开的。孤立无援，没有人会帮你一把，甚至到了紧要关头不惜踩你一脚。骄傲有什么用？难不成花开不败吗？又没这个本事。你看：奇士梅花今古慨，凄凉岂独问天楼。都是失意文人用来自况的，人在得意时会想到什么花卉？是牡丹，是海棠，花开富贵，热烈狂放，虽无香，但架不住它们的脸大呀，一下就把俗人给震住了，况且人本来就是俗的，有几个嫦娥奔月的？还艳，又大又艳的脸就是一种美德，这跟女人生得漂亮就是一种美德同理。

龚自珍的《病梅馆记》，作为一则政治讽喻小品，相当著名，若我们硬要把它读成“哀梅记”就错了。他说他家有三百株梅树，决不会把它们修得或疏或欹的，他就是要让它们自然生长发育。这不过是个托物言志的幌子。你还真当他家有三百株梅树呢，也搁不下啊，像他那样自我严格要求的节俭主义者，怎么会置办一个多屋的房子和广大的庭院？龚自珍放在今天就是王怡这些人，天生反骨，用一支笔针砭时弊，即便失去工作也在所不惜。

又扯远了。继续讲梅。人们爱它，可能源自奇异的香味。我家卧室里养着几枝梅花，在水里，单瓣，蕊呈砂紫色——似乎整个梦境里都缥缈着一种异香，淡淡地，似有若无，仿佛又很冷，刺激得整个感